

在天津總領事館

外務省

0271

REEL No. 1-0231

主
代

送第五号

在天津總領事館
(外十ヶ所)

大臣

新聞紙ニ關スル報告及功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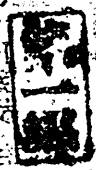
送付方訓令、件

金文畧

原書ハ清國公使館ノ部ニ在リ

外
勢
省

明治四十一年九月一日



公信第一三〇號

一八一八

天津、於テ發行スル新聞
紙、深スル事項報告ノ件

部奉

曩、當地、於テ發行スル重ナル各
新聞紙、關スル各種ノ事項取調
報告可致者所訓令相成候処右ハ
南来夫々取調、從事別紙ニ通り
漢字並、邦字新聞、今大調査済
付不取敢提出候間所査閱相成度
歐字新聞、今ハ取調結了次第更
可及所報告候尚ホ曩、清國政府
於テ發布、新聞紙條例、為御參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考別紙報告書、添付致提出候

敬具

明治四十一年九月一日
在天津

總領事代理領事小幡西吉



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寿太郎殿

憲政編查館制定新聞條例

第一條新聞雜誌ヲ發行セントスル者ハ左ノ各
款ヲ明記シ發行二十日以前、於テ所轄
官廳、届出テ總督巡撫ヲ經テ民政部
ノ記録ニ存ス

一、名稱、二、體裁、三、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
人之姓名、履歷及居住地、四、發行所及
印刷所、名稱並、所在地

第二條凡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人ハ左ノ要件
ヲ具備セザルベカラス

一、二十歳以上ノ本國人、二、精神病者、アラ
ザル者、三、監禁以上ノ犯罪者、アラザル者
第三條發行編輯ハ一人ニ兼任スルヲ得

印刷人ハ發行式ハ編輯ヲ兼スルヲ得
第四條發行人ハ其發行届出ヲナスニ際シ保
証金ヲ出スベキモノトス

毎月發行四回以上ノ者 銀五百元
毎月發行三回以下ノ者 銀二百五十元

但シ學術工藝ニ係ル規則、圖画表及ビ物價
報告等ヲナス彙報等ハ保証金ヲ要
セズ又講議及ビ白話報等ニシテ民智
ヲ開通スルノ資格アルヲ官廳ニテ認定
シタルモノモ同ジク保証金ヲ免ズ

第五條第一條ニ依リ發行シタル後變更
事項アルハ二十日以前更ラ、其届出ヲナ
ス

發行人ヲ變更シホダ届出ノ手續ヲ了
ヘサル以前ハ代理人ノ名義ニテ發行スミ
キモノトス

第六條 毎部トモ必ズ發行人編輯人及ビ印
刷人ノ姓名住所ヲ明記スベシ

第七條 日刊新聞ハ其發行ノ前晚十二時迄
月報週報隔日報等ノ類ハ發行前
日正午十二時迄ノ所轄巡警官署若シテ
ハ所轄地方ノ官廳ニ届出テ檢閲ヲ受ケ
マキモノトス

第八條 新聞雜誌ノ記載ノ記事ノ事實
相違ノ點アリ本人或ハ關係人ヨリ改訂
ヲ申込ト又ハ正誤文ヲ送り来リタル時ハ
次條ノ之レヲ登載スルモキモノトス若シ正
誤文ニシテ原文ノ二倍以上ノ及ブモノハ普
通ノ廣告ノ例ニ倣ヒ字數ニ依リ登載
費ヲ要求スルヲ得

改訂及ビ正誤文中其語句ノ法律ニ違
背シ若シクハ姓名住所ヲ明記セザルモノ
ハ登載スルニ及バズ

第九條 事實相違ノ記事ヲ他報ニ轉載
シタル場合若シ其原紙ニ改訂正誤文
ヲ登載シタルハ次号ニ於テ改訂正
誤文ヲ登載スルモキモノトス

第十條 審判廳ニ傍聴ヲ禁ゼラレタル訴訟
事件ハ其記事ヲ掲載スルヲ得ズ

縣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第十一條 豫審事件ノ関スル記事ハ掲載スルヲ得ズ

第十二條 外交海陸軍ノ関スル事件ニテ所轄官廳ヨリ登載禁止ヲ傳倫セラレタル時ハ其件ノ掲載ヲナスヲ得ズ

第十三條 上諭章奏ニシテ閣鈔官報ニテ公布セザルモノハ掲載スルヲ得ズ

第十四條 下記各項ノ記事ハ掲載スルヲ得ズ
詆毀、宮廷ノ関スル記事、政体ヲ淆亂スル記事、公安ノ擾害アル記事、風俗壞亂ノ記事

第十五條 發行人或ハ編輯人等ハ賄賂ヲ受ケ依囑ニ依リ是非曲直ヲ顛倒ノ記事ヲ

出スベカラズ

發行人或ハ編輯人ハ挾嫌ノ為メ人名譽ヲ毀損スルヲ得ズ

第十六條 第一條ニ違反シ發行シタル片ハ其發行人ハ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十七條 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之第一項及第六條ニ違反セル片ハ其發行人ハ三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十八條 其檢閲ヲ受ケタルモノニ虚擬アル片ハ其發行人ハ五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十九條 第四條末項ニ指定セル各報ニシテノ若シ其記載ノ記事範圍以外ニ出ヅル

者ハ其編輯人ヲ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
ノ罰金ニ處ス

第二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ノ違フタ
ル時其編輯人が被告人ヨリ告訴セラ
レ訊問ノ結果事實ト認めタル時ハ三
元以上三十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二十一條 第十條ノ違フタル時ハ其編輯
人ハ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二十二條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
四款ノ違反シタルハ其發行人編輯人三
十日以上六月以下ノ監禁或ハ二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二十三條 第十四條第二三款ノ違反シタル
ハ其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ハ六月
以上二年以下ノ監禁ニ處シ二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ノ罰金ヲ附課ス若シ其情
比較的ノ重中ノハ刑法ニ依リ處罰ス
但シ印刷人其事状ヲ詳ニセザルハ判
明シタル中ハ其處罰額ヲ免ズ

第二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ノ違反シ該編輯人
發行人が被害人ノ告訴セザルハ其事
實ヲ認めタル中ハ其受賄ノ金額ノ十
倍ノ相當額ノ罰金ニ處シ賄賂ヲ贈ヘス
ルモノモ之レト同罪ニ處ス

第二十五條 第十五條第二項ノ違反シ發行人編
輯人が被害人ノ爲メ告訴セザルハ結

果事實相違ナキヲ認メタル時ハ二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ノ罰金ニ處ス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ノ違反シタルハ前二ヶ條ノ
二十四條第三十條ノ處罰ヲナシタル外其
事状ノ輕重ニ依リ發行人編輯人ヲ
シテ被害者ノ損害賠償ヲササシムル
事アルヲシ

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第四款違反
及シタルハ暫時發行禁止ヲサシム
第三十八條、暫時發行禁止ハ日刊報ニ限リテハ七
日以内トシ毎月四回發行ノ者ハ四期以
内トシ三回以下ノ者ハ三期以内トス

第三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三款ノ違反シタル
者ハ永遠ニ發行ヲ禁止ス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ノ違反シタル事端ヲ釀成シタル
者ハ前條ノ照会ノ辦理ス

第三十一條、届出ラナシタル後發行遲延ニ或後
行後中止ヲナシ二ヶ月以上及ビ何等
ノ届出ヲサササル(不聲明)者ハ停刊シ
タルモノト認ム

第三十二條、本條例令違反ノ為メ糾セラレタル
罰金及ビ訴訟費ヲ十日間ヲ過ギヌメ
サレハ保託金ヲ以テ之ニ充テ若シ
不満足アルハ更ニ追加セシメ保託金
ノ返還ヲナス

第三十四條、姓名及ビ別號ヲ以テ紙上ニ記載

先論説記事ハ其何人タルヲ問ハズ
其責任ハ編輯人ト同等ナス

第三十五條 代理人ノ名義ヲ以テ發行セシ新聞
雜誌ハ其代理人ノ責任トス

第三十六條 第一條第三款及び前二條指
定ノ者ヲ除キ資出者及び在
人等ハ本條律ノ關係ナキトス

第三十七條 本條例ニ照シ所轄官廳ノ特許
ヲ得タル者ノ郵便費割引ヲナシ
本條例ニ遵ハル郵便局ハ其發
送ヲササメ海陸車流船運ノ登載ス
ルヲ得ズ

第三十八條 論説記事ニシテ其報ノ特別記

事ハ不許轉載ノ文字ヲ註明スル
然レテ他報ハ其記事論説ヲ鈔襲
スルヲ得ズ

第三十九條 新聞雜誌ノ附録ニシテ他日書籍
トナル者ハ對シテ特ニ版權ノ保護ヲ
ナス

第四十條 外國ノ地ニ於テ發行スル新聞雜誌
ニシテ本條例ノ違反シタル者ハ海
内地ニ於テ發賣スルヲ得ズ且ツ海
關ニ於テ入港ヲ禁ジ若シ密カニ入
港スルヲ發見シタルハ悉ク沒收ス
第四十一條 本條例ノ違反シタルモノハ自首減
輕再犯加重ノ律ニ依ラズ直ニ最

重ノ律ニ依リ處入ス
 第四二條 本條律ニ違反シ者、對テ告訴
 ハ六ヶ月ヲ以テ期限トス
 第四三條 本條例上奏ハ准許ヲ得ルニ至
 リニヶ月後一律ニ施行ス
 第四四條 本條例施行前ニ於テ發行セ
 者ハ三ヶ月以内ニ於テ本條例ヲ遵
 守シ且ツ保認金ヲ収メ又シ
 第四五條 本條例施行以後ハ前訂係
 ル報館暫行條例ハ廢止ス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天津ニ於ケル各新聞
一、北洋官報

發刊年月 光緒廿八年十二月(明治卅六年)

所在地 發刊當時 保定府西門大街

現在 在 天津河北獅子林

經營主裁者 前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現任軍

機大臣兼外務尚書)袁世凱

袁世凱出京後、現任署理直隸總

督北洋大臣楊士驤

發行ノ由來

袁世凱山東巡撫ヨリ直隸總督ニ升

任シ保定府ニ赴任スヤ第一風紀ノ開

發ヲ急務トナシ本報ノ發行ヲ計企

シ候補道張孝謙ヲ舉ゲテ官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報局總辦ノ任ニ當ラシム同氏ハ河南

省頂城ノ人袁世凱ト其郷ヲ同フシ

曾テ翰林院編輯タリシ時文才アリ

テ名アリ袁世凱幕下中有カノナリ

張孝謙其任ニ當リ本報ノ發刊準

備ヲ始メタリシハ北清事變後第三

年目即チ光緒廿八年三月ノ頃ニシテ

其當時天津ハ各國占領ノ下ニアリ

タルヲ以テ同氏ハ地ヲ保定府西大街

ノ宏大ナル家ニ定メ大修繕ヲ加エ其

工事將サニ完成ヲ告グンニ垂ントシタ

リ時清政府ト各國天津還附談

判床始セリ同年八月至今其還附

ヲ結了シタルヲ以テ袁總督ハ直
最初ノ設計ヲ一變シ同報局ヲ天
津ニ遷移シタル也蓋シ天津ハ唯
一ノ通商港タルニアラズシテ總督衙
門ノ行轅アリ且ツ北洋大臣衙門所
在地ニシテ事實上直隸全省ノ本
府トシテ一般ノ政務ハ總テ此地ニ於
テ處理セラルヲ以テ特ニ地ヲ比シ選
定シタルモノナラン同年八月直子
移轉セシモ兵燹後ノ事トテ適宜
ナル家屋ヲ見出不能ハザリシヲ以テ
集賢書院ニ一大修繕ヲ加ヘ同時
ニテ日本ニ派シ各種ノ器械ヲ購
入シ職工ヲ雇聘シ同年十月ニ至リ
初メテ其發刊ヲ見ルニ至リタリ然レ
トモ未タ甚整頓ヲ見ルニ至ラザリシ
ヲ以テ日刊スルニ至ラズ隔日ニ刊
行スル事トナセリ是レ即チ清國ニ
於テ官報ノ嚆矢トナス
初メ袁世凱ガ此官報ヲ發刊セン
トスルヤ併テ印刷事業ヲモソ兼テ
セント欲シ銅板彫刻印刷石版寫真
銅版並鉛版製版等ノ各技
手職工數名ヲ日本及ヒ上海ヨリ
聘シタル然レトモ其後ノ形勢容
易ニ同官報ノ發達ヲナスラ得ザ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リシ

光緒十九年正月丙午日日本
紙幣印刷之要る職
産同年二月市平銀紙幣
印刷ヲナス至リ同局總辦
ハ以上ノ要旨外日本印刷局及貨
幣制度考査ノ為メ我國
五回大博覽會視察ヲ兼テ我
國ニ多ク得ル知有リシモノ
至リ滿州事情ノ為メ經費
一千五百兩減セラルモ業務
ノ經驗ヲ讀書ノ希望ニ依
同年十二月至リ隔日ノ發刊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体

裁

我邦ノ官報ノ如ク純然タ官
報ノ体裁ヲ得テニアラズ普
通一般ノ一冊子ニシテ其記
事モ又普通新聞紙ノ如ク
上諭奏議ヲ主トシ各省ノ
部門ヲ分テ列記シ普通通商
業務廣告ヲモ登載ス

現

況

但シ論文ヲ登載スルナシ
別格別ノ變動ヲ生セサルモ
袁總督軍機處ニ入リ當地

ヲ考リテ以テ年々退歩ノ傾キ
アリトノ評アリラ免カレヤンカ
毎日発行數約六千冊

二. 法政學報

法政學報 同局ニテハ每週月曜日一回同業

報ヲ出ス

毎回出版五千七百冊

總辦 補用道 袁 沅 廣
會辦 候補道 白 曾 煌

官報主筆 楊 嘉 辰
編輯長 唐 祖 繩
張 肇 棻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工場係

日本人 下村孝光

外二名

支那人技藝生徒百二十名

内七十名ハ官費生

局員並ニ職工合計百三十餘名

局員每月俸給合計約二千兩

日本人三名 每月 三百六十兩

職工每月賃銀合計 一千百三十元

法政學報主筆 吳 興 讓

副主筆 徐 家 駒

三大公報

發刊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我明治卅五年）

所在地 佛蘭西租界

現 在日本租界旭街

資本金 支那人數名ノ株式組織

發刊當時ハ其資金中 露國及佛

蘭西人ノ出金セリアリトノ噂アリシモ

現今既ニ其疑ナキヤ明白ナリ

社長兼主筆 英欽之氏（天津

ニ於テハ漢字新聞記者中確カニ

出眉ノ觀アリ與外人紛茅者ニシ

テ進取ノ氣象ニ富ム現時辨

髮ヲ去リ洋服ヲナス其所論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卓拔曾テ米國ガ支那勞働

者虐待ノ弊アリシハ大ニ其不

理ヲ憤慨シ盛ニ米貨抵制ニ

関スル議論ヲ記載シ遂ニ袁

世凱ノ忌諱ニ觸レ其購讀ヲ禁

セラレタルアリシモ不撓不屈精

神ト熱心トハ遂ニ萬難ヲ排シテ

現今ノ盛大ヲナスに至リ日々五

千餘ノ發刊ニ達シ北京天津

中第一流ノ新聞トシテ賞賜

セラルハ至リ

同紙ニ中流社會以下ノ讀者

ノ為メ既ニ五六年間白話

體ノ文章(言文一致トモ云フベキカ
 漢文ニテラズ北京官話ナリ)ヲ記シ
 大ニ民智開発ニ勉ム名ワケテ敵國
 千金ト云フ白話報ノ嚆矢トナ
 ス發刊當時ニ於テハ同紙ハ露國
 臭味ヲ帶ブモノナリトノ評アリ
 リシモ日露戰爭以來ハ大ニ日本
 人ニ接近シ特ニ同氏日本ニ遊ビシ
 以來更ニ日本ニ好意ヲ表ス
 ルに至リ

同紙本月ノ社説及寄稿

禁煙芻言 論鐵道與戰爭關係
 論政黨 議事會之責任國會期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成會意見 無財政權之地方團體論
 政府急宜召集國會 保存國粹
 戒煙自序 上法部大理院書(為改
 良監獄之事)
 發刊辭數 現今既(改告院)有旅津同鄉贊助本省要求
 新聞代價 二千五百字(達)ス

本埠 一ヶ月分 六十仙

一校 二仙

二毎日發送

日	外埠	外國	一ヶ月分		三ヶ月分		一年分	
			仙	元	仙	元	仙	元
日本	七元半	九元	七十五	二	九十	三元半	一元二	十二元
外埠	九元	十二元	九十	二	一百二十	三元半	一元二	十二元
外國	十二元	十五元	一百二十	二	一百五十	三元半	一元二	十二元

二母週一回發送

外國	今年	半年	三ヶ月	一ヶ月
外埠	十元	五元	三元	一元
日本	八元	四元	二元	一元
	七元	三元	一元	七角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0287

REEL No. 1-0231

四、天津日々新聞

同紙ヲ知ラシム先ヅ其前身ナリシ國聞報ノ由来ヲ記スルノ必要アリ

國聞報

明治三十年六月、設立シ、係リ當時天津、漢字新聞トシテハ直報ナルハ新聞ノ一現存セシカ北洋大學總辦候補道王修植ヲ皮起人トシテ天津官場ニ關係アル華新派ノ有志者ヨリ約二萬元ノ資本ヲ募集シ創設セリ其株主ノ主ナルモノハ王修植嚴復曾估トシテ具後北系ヲ轉シテ之ノ任ニ充リ居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リタリ當時ノ總督王文韶モ多クノ關係アリシヨリ此ノ新聞ノ生ハヤ記事正確殊ニ論說記者トシテ清國ニ於テ有數ノ學者多ク嚴復曾估ノ執筆スアリ一時支那新聞界ニ異彩ヲ放テリ當時西村博公使館付武官瀧川具和ノ補助者トシテ天津ニ來リタルカ同新聞ニ連絡ヲ取ルニ至リハ情報ノ得ヘキモ、少ナカラストノ見地ヨリ同新聞社ニ無報酬ニテ日本新聞翻譯ノ事ヲ約シ以テ其連絡ヲ附セリ

未タ幾クモナリ右等諸官場ニ關係アルモノガ新聞ヲ起シタリトテ王修植等ハ

御史より彈劾ヲ受ケ查辦セラルント
スルニ至リタルヲ以テ王修植ハ西村ノ用
務アリテ北京ニ趣キ居ル中瀧川及當
時ノ鄭領事事ト西村名義ニ附ケ換ク
表面日本人ノ有トシテセラル辦理セシ
コトヲ申上ナリ事ノ起ル唐突ニシテ
熟議スル間モヤク瀧川鄭ハ此事ヲ
代諾シ西村ヲ北京ヨリ電召セリ也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末ノ事ニ係リ三月十日
リ一切ノ財産權利ヲ西村ニ譲リ渡シタ
ル旨ヲ新聞紙上ニ廣告セリ西村ハ歸
津ノ上王修植ト左ノ條件ヲ約シテ
同新聞ヲ主管スルトナレリ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一編輯上一切ノ權利ハ西村ニ存スル一登
載ノ記事ニ々模範スル一財政ノ關係等
ハ事

一西村ハ報酬ヲ要ス報務ヲ監視シ記事
ノ助勢スヘシ但シ館内ニ住シテ其食物
ヲ給スル一

一追テ時機ヲ得テ同報ハ日本ニ買取ルハ
キ事右ノ如クニシテ西村ハ同年三月其
日ヨリ國圖報館(當時ノ海大道ニアリ俗
ニ小白樓ト云フ)内ニ移リ報務ヲ主幹セシ
カ只タ其權利ハ名義上ノミト止リ財政
ニ關係ナリ同報ハ毎月三百元以上不
足ヲ生シ將來ノ維持困難ナル見時

公使矢野文雄公使館付武官青木
宣純氏等トモ商議シ外務陸海軍
ノ何レカニテ買収ノ策ヲ得ン為メ歸
國スルハ決シ同年四月十二日歸國ノ途ニ
就ケリ斯クテ東上外務陸海軍
ノ三省ニ抵リ當局者ニ商議セシモ
何レモ買収ノ要ハ認リシモ機密費
ノ少キ理由ニテ在苗實行ヲ見
能ハス斯クノ如クニシテ滞在三月余
長キニ涉ルモ要領ヲ得サルヲ同年
七月下旬外務省ニ到リ時ノ次官小
村氏ニ向ヒ面會シ買収若シテハ補
助ノ事出来サレハ之レヲ放棄スル声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言ヤリ此於テ小村氏ハ本年未迄ハ
買収ノ方法ヲ取ルヘキコトヲ其レ迄ハ以
前ノ關係ヲ以テ維持シ居リ吳ヘシ其
體面ヲ保テ得ルハ尤ヘキ事當ハ然ルニ
トナリナリシヨリ西村ハ八月中本國ヲ
度シ帰津ヤリ爾來報館ノ財政ハ
益々困難ニシテ如ヘテ康有為政變
ノ打撃ニヨリ新聞ノ賣高頗ル減シ
非常ノ苦況ニ陥レルヲ以テ一日モ速カ
ク之ヲ救済セシト欲スルモ外務省ハ
同年未迄至ルモ何等ノ解決ヲ與
ヘサレシ翌三十三年一月即チ清國
ノ年末ニ到リ之ヲ何トカ処置セリ

ハ破産又ハ他ニ賣却スルハ外策
ナキニ至リタルヲ以テ鄭領事ニ請ヒ
外務省ニ打電シ解決ヲ速カセン
トテ促シタル結果漸ク買収セラル
ト決シ總計銀二萬元ヲ以テ一切ノ
財産ヲ買収スルトナリ同年三月
一日ヲ以テ受接ノ手續ヲ了セリ即チ
同報ハ鄭領事監督ノ下ニ西村之
レガ主幹經營シ當時記者トシテ
ハ方若張頭ノ兩名ヲ續偏シ經濟
上不足ノ介ハ月々領事ノ手許アリ
補助ヲ受クルトナリ續利セシカ同
年六月義和團ノ騷亂アリ報館
ハ義和團匪ノ為メニ迫害ヲ受クル處
トナリシモ開戦ノ前日迄職工ヲ督シ
之ヲ利行セリ
租界地内戦亂ノ衝トナシ報館ニ數
個ノ砲彈ヲ蒙リ財産殆ント破壊サ
レタルモ幸ニ機械活字ニ尚ホ全キモノ
アリ
戦亂ノ起ルヤ總テノ記者職工モ四
散シ西村ハ當時領事館員少數
ナリシ為メ鄭領事ノ求メヨリ他居
留氏ハ多ク避難歸國セシモ館内ニ
止マリ館務ヲ補助スルトナリ戦況
報告及裁判事務等ノ衝ニ當リ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房中右報館ノ機械活字等ヲ集
メテ之レヲ領事館内ニ運ヒ来リ應
急ノ手當ヲ加ヘ置キタリ
義和團ノ一亂治アリ記者タリシ方
城等ヲ歸津セシヨリ更ニ國聞報
ヲ續利セントセシモ經費ノ出途ナク
外務省ニ於テモ亦之レヲ補助スル能
ハサルトナリナリシヨリ國聞報ハ遂
此ニ消滅シタリ其後國聞報館ノ
損害賠償ニヨリ外務省へ実損害額
ヲ収メラレタリ

天津日日新聞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在日本租界旭街

幾多ノ辛酸ヲ甜メテ漸ク端緒ヲ得ル國
聞報ハ前ノ如クシテ消滅スルニ至リタリモ
戰後天津ハ新聞紙ノ要ヲ待ツナリナリ
サレヨリ西村ハ方若(方城ノ改名)等ト損
議シ清人側ヨリ若干ノ資金ヲ募リ國
聞報ノ後身ヲ起スルニ決シ國聞報殘
餘ノ機械活字ハ西村ノ名義ニテ無代借
用ノ名義トシ同ホ若干ノ損害補ヲ為シテ
報館ヲ天津玉皇閣前ニ設ケ天津日
日新聞ヲ起スルナリ即チ其初刊
ハ明治三十四年三月トス此ノ經營ニ付テ
西村其術ニ當リテ記事財政ノ總テヲモ

主幹セシガ當時邦人、渡来者頗ル多ク
シテ邦字新聞、必要ヲ認め、モ當時機
械活字ニ乏ハ之ヲ發行スルヲ得ケルヲ漢字
ノ中一僅ク、日本文ヲ加フルト為ヤリ
斯クテ西村ハ新聞擴張邦字新聞發行
準備、為メ同年五月、歸國、途ニ就ケリ
當時方若ク、以テ漢文ノ主筆ニ日本文
ハ本村井國雄ニ會計ノ監督ニ鈴木森
藏ニ囑托シ、置キタリ、斯クテ西村ハ歸
國シ諸般ノ準備ヲ為シ、二十四年十月
ヲ以テ歸津シタリ、囑托シ置タル西
人ト西村トノ間稍々行違ヒノ事アリ
西村ハ遂ニ同社ヲ退クト同時、別處ニ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於テ邦字新聞ヲ起メト、ナリタニモ名
義ハ猶ホ西村ノ主裁トシテ編輯及財
政ノ總テヲ担任セシメ、負債ハ方若ク名
義トシ、爾後ノ損失ハ西村ニ於テ負債セ
ズ、利益アルハ相當ノ配當ヲ為スルキノ
約ヲ以テ、爾後同紙ノ經營ニ方若ク於
テ之ヲ為ス、トナレリ、其際日本文總記
トシテ、小野朝太郎ナルモノヲ聘用シタ
ル、同人社亡後、津村直光ヲ聘用シ、以
テ今日ニ至ル同社ハ、明治三十五年七月ヲ
以テ現在ノ箇處ニ後轉ヤリ
發行部 二千六百部ニ達ス
毎日發刊數 五千ヲ出ス

新聞代

天津附近毎月六拾仙

他ノ地方毎月郵税十五仙

日本郵便ノ通ル地毎月郵税十五仙

論説

五月間登載ノ最ナルモノ

尊孔篇、蔡干山東學務長

見書、送林公使歸國序、

西洋文物與清國、中國君權

史畧述、

補助金天津日本總領事館、明治三十四年

以來同社事業ニ對シ毎月四千元ノ

補助ヲサシクアリ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中外實報

發刊年月 光緒三十年七月廿一日(明治三十七年)

所在地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廣東路

資金 獨逸人デットリング。ハンネッケン

前身 時報及び直報ト題シタリ

光緒三十年二月袁世凱ヨリ發行停止ヲ

命セラレ六月商務日報ト改メ併租界萬

國橋畔ニテ發行セシモ幾ナラズシテ停刊シ

更ニ中外實報ト改メ現所ニ移轉セリ

經營者 ハンネッケン。デットリング、楊蔭庭

主筆 楊竹卿 王碩輔

發刊數 卷千二百枚

發刊番號 卷千三百四十餘號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最近ノ重ナル論說

論國民須有自治精神、論中國今日有

可以速開國會之理由、政聞社總務員馬

良等上、說早

毎月四十仙 外埠ハ之ニ郵税ヲ加フ

商報

所在地 天津北馬路商務總會内

創刊期日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明治三十八年)

創刊由來 當時天津巡警局總辦タリシ

趙秉鈞(現時民政部右侍郎)大ニ新聞ノ

必要ヲ認メ朱祺(現今北京日報主筆)

ニ其計企ヲ托シタリ朱祺氏之レヲ當

時北京公使館通譯官故嶋川毅三郎

氏談其指導ヲ乞ヒタルヲ以テ其創設
關スル事、就キ懇篤ナル注意ヲ與一旦
一欠クベカラザル機械購入ノ週施ヲナシ特
別ノ價格ヲ以テ中東石印局ノ手ヲ經
テ必要ナル機械一切ヲ購入シタリ同時
趙秉鈞ハ商務總局ニ計リ創設資
金トシテ三千兩ヲ商務總局ヨリ出サ
シメ地ヲ同總局内ニ撰ビ朱祺ヲ主筆
トシ愈々莽一蹄ヲ發刊スルに至リ

創設目的

風紀開化商務發達ニ裨益ヲ與シガ爲
メ外ナラザルモ其裡面ニ當時ノ巡警總局
總辦趙秉鈞氏機關紙トシテ大ニ爲スアラ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ンコトヲ期シタルヤ明ラカヤリ

經營者巡警總局之レガ監督ヲナシ劉
永薩劉孟揚之レガ經營ノ任ニ當リ朱祺
ハ北京日報ニアツテ時々論說等ヲ寄送ス

主筆顏理卿、王瀛孫

發行部數八百七十部

毎日發刊數三千枚

最近ノ重ナル論說

論通商傳教非盡無利、說不知自愛
的習氣、悲天觀、研究教育私議、說人
類與世界的關係

新聞紙代價

一月 半年 全年

本埠	外埠	日本	外国
六十仙	九十仙	七十五仙	一元二角仙
三元二角仙	五元	四元	七元
六元	九元六角仙	七元八角	十三元

駐天津日本総領事館

津報

所在地 宮北路西

創刊 光緒三十一年(我明治三十八年)
資本金 支那人、合資

發刊、由來、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現時農工商部參議)ハ大ニ時勢ニ鑑ミル処アリ邦人其他文明ノ學識アル清國人、就キ政治經濟法律ノ各學ヲ研究シタル結果新聞紙ノ社會ニ與フル利益續テハ自己ノ機關紙ヲ設クルノ必要ヲ感じ資金若干ヲ出シ知己親戚等ニ計リ合資ヲ以テ此新聞ヲ發刊スルに至リ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本紙ハ其經營者ガ袁克定氏ナルト其編輯及ビ關係者ガ多ク海外留學生出身ナルト依リ經費少額ニシテ好材料ヲ得且ツ義務購讀者ノ數多キ依リ他新聞、比シ榮サナクシテ日々、發刊ヲナスヲ得而シテ其記事、中ノ一部ハ北京、天津、北京日報ト記事ノ交換ノ約束ヲナシ日々電話ヲ以テ相互通信ヲ實行シツ、アリ

經營者、袁克定之レガ監督ヲナシ魏氏直接ノ經營ヲナス

主筆 陸嘉納(日本留學生出身)
發行部數 九百五十五部

每日發刊數 七百枚

最近、主として論說 駁無財政權之地方團體論(上)論國家不當僅以法律為目的、論國家不當僅以法律為目的、說金國會與憲法、國會者開誠布公之道也、迷信與不得已、論不開國會之危險、開國會無流弊說、評論關於天津議事會辦駁各文件

新聞紙代價

	每月	半年	全年
天津	六十仙	三元二十仙	六元
外埠		五元	九元六十仙
日本		四元十仙	七元八十仙
外國		三元六十仙	七元二十仙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以上三項共外郵費在內

竹園白話報

所在地 天津東馬路六吉里

發刊年月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我四十年)

全紙皆白話作ヲ以テ記載シ普ク一般人士ノ購讀ヲ得ントノ目的ナルモ其記事ハ充分ナル趣味ヲ有セザルト其文章ハ巧妙ナリザルガ爲メ容易ニ現今以上ノ讀書ヲヲ得ルニ難カラン

經營者兼主筆 丁國瑞 孫子方

發刊部數

每日發刊數 八百枚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時聞報

所在地 日本租界旭街

發刊年月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明治三十九年)

資本金 日清人、合資トセラレアル其

實支那人李大義、出資ト係ルモノナリ

發刊部數 一千張

每日發刊數 僅カ三百枚

經營者 佐藤鐵次郎、李大義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益開心報

所在地

日本組恩旭街

發刊年月

明治四十一年二月

經營者

李風柱 段文藻

主筆

黑碩彦

資本金

文那人、資

發刊部數

百餘部

每日發刊數

三百枚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0302

REEL No. 1-0231

新報北清時報

順序トシテ其前身タル北清新報北
洋日報、兩者ニ就キ記載シ續テ北清
時報ニ及ボサン

北清新報

義和團亂後邦人、來津タルモ非常ニ
多カリシカバ邦字新聞、必要ヲ認ケコト
切ナリ即チ天津日々新聞社主西村博ハ
邦字新聞ノ發刊ヲ計企ラシ明治三十
五年一月北清新報ナル週刊新報ヲ起
シ併セテ印刷業ヲ營ナリ其資本ハ最
初五千元トシ西村其一半ヲ出シ清人數
名ニテ殘一半ヲ出ダヤリ幾モナクシテ之ヲ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隔日刊行シ次テ日刊トナセリ(之レト同時ニ
邦字新聞北支那毎日新聞起ル)其後
清人ノ資本ヲ返還シ更ニ經營ヲ繼ケ
リ明治三十七年五月足立傳一郎ヲ聘
用シ編輯主任トナセリ、同年九月日本
租界壽街ニ移轉ス、其後同社ノ經營
ヲ足立傳一郎ニ讓リタルガ幾モナクシテ
北支那新聞ト合併ノ儀起リ遂ニ兩者
合シテ、

北洋日報

ナル名義ヲ以テ發刊スル事トナリタルモ
北支那新聞社關係者ノ一部其合併ニ
反對シ從前ノ如ク記者木村篤義シテ

編輯主筆トナシ北支那新聞ヲ繼續ス
 ルに至リタルヲ以テ合併ハ遂ニ有名無實ト
 ナルに至リ然レモ足立ハ依然其經營ヲ
 持續シ来リタルガ明治四十年四月成ル記
 事ノ為メ同報ハ發行ヲ禁止セラル、主
 事、同報ノ經濟ハ非常ナル困難ヲ極
 メ其財産ハ皆川廣量ヨリ大部分ノ負
 擔ヲナシタル為メ擔保トシテ條件付賣
 渡シノ契約トナリ居リタリ
 北洋日報、禁止セラル、ヤ足立、西村合
 議ノ上従前ノ器械活字ヲ用ヒ更ラ、負
 數ヲ増加シ明治四十年四月
 北清時報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ヲ刊行シ金田一良三ヲ編輯人ノ名義
 トナシ經營ハ従前ノ行キ掛リ上足立傳
 一郎其任、書リタルカ負債漸ク嵩ム
 到リ一旦之レガ整理ヲナサズンバ維持ス
 得サル狀況トナリタリ以テ明治四十年
 ナ二月三十日天津信用組合員ト商議
 シ信用組合ハ整理組合ナルモ、起シ神
 谷佐兵衛ヲ其代表者ト為シ北清印
 字局代表者西村博足立傳一郎
 ノ兩名ハ同組合ト契約シ新タ、一萬
 元ノ債券ヲ募集シ旧来ノ負債中
 緊要ナルモノハ之ヲ辨滿シ皆川、賣渡
 契約ヲ解キ無利息ノ債券ヲ發行

シ其ノ年償責任ハ整理組合ニ於テ負
擔シ十ヶ年間に拂戻スコトニ印刷ノ
経費財取ノ處置ハ整理組合ニ於テ
之ヲ整理新聞紙ハ独立シテ即北清報
ノ編輯費發行権ハ西村博足立傳一郎
ノ兩人ニ歸シ總テノ經濟ハ整理組合
代表者ニ於テ處理スルコトナリ新聞
編輯上ニ於ケル主任ハ西村博其副ハ足
立ト内定シ以テ今日に至リ
補助金天津日本總領事館ハ明治三十二年
以來同社事業ニ對シ毎月四百元ヲ補
助ヲナシワ、アリ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新報北支那毎日新聞

明治三十二年五月末林井國雄和田桐勇輔
多田龜太郎等、有志發起トナリ山根立庵
ヲ相談役ト爲シ創辦セシ所ニテ蓋シ時
運、要求、伴ヒ清國ノ事情ヲ同胞ニ紹
介シ在清一般同胞ノ機關ト爲リ聊カ國
家ニ貢獻セントノ宗旨ニ出テタルモノナラシ
議漸ク進行スヤ市原深次郎亦之ニ加
入シ同年八月上旬ニ至リ機念熟シ準備
略オ成リシカバ先ヅ同社ヲ日本租界ノ門口
延壽寺(今ノ中東石印局)内ニ設ケ同
月十五日ヲ以テ其初編ヲ發刊シタリ當
初々之ヲ隔日トシタルニ後改メテ日刊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ト爲シ以テ今日ニ至レハモノナリ其當
ノ社長トシテハ多田龜太郎以テ之シテ充テ
市原深次郎主トシテ經理ノ任ニ當リ其
編輯ハ林井國雄和田桐勇輔等專ラ
之ニ任シタリ同年秋多田龜太郎辭任南
清ニ赴キ龜井國雄ハ帰朝シ和田桐勇
輔ハ天津普通學堂經營者トナリタル
ヲ以テ社務一切ヲ市原深次郎ニ移テ
理シ山根立庵和田桐勇輔等其監督ノ
任ニ當リ岡光雄中山直熊等筆者ト
ナリ名編輯ヲ合擔セリ十月下旬ニ至リ
林井國雄初メテ北京ヨリ来リ入社
シ編輯主任トナル同年冬市原深次郎

◎此下約成り現
 詳日録トシテ交
 利スルトナリタル
 毛地等毎日開張
 者中異議起リ

歸朝後、首トシテ木村篤次郎其經營
 ノ任、當リタルモ三十八年七八月ニ至リ市
 原歸社シ社務ヲ整理セントシ木村
 篤次郎ヲ退社セシメ田中清ヲシテ編
 輯ヲ執ル此時恰モ北清新報北支那
 毎日合同ノ議起リ◎市原、遂ニ社長ヲ
 辭シ松岡勝彦後任トナリ更テ木村
 篤次郎ヲシテ編輯主任トナス間モナリ松
 岡木村尚後シテ歸朝ヲシテ濱名鉄吉ヲ
 一時編輯代理主任トナス、甲午五月ニ至リ
 一切ノ組織ヲ變更シ有志株式ト爲シ豊
 岡保平ヲ社長ニ安東不二雄ヲ主筆ニ峯
 松数太郎ヲ庶務會計主任ト爲ス間モ
 ナリ安東辭任シ田中桐勇輔リテ主筆
 兼編輯長ト爲リ五名ノ記者及ビ探訪
 者ヲ入社セシメ今日ニ至ル
 補助金天津日本總領事館ハ明治三十
 年以來同社事業ニ對シ毎月四十五
 元補助リナシマアリ

終

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六日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書政局

公信第壹號

附信

第一課

八四三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拾日

在天津

總領事代理小幡酉吉



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壽太郎殿

第2

第

明治

日刊漢字新聞民興報發行件
今回天津人劉孟楊ナルモノ日本租界に於て
民興報ナル日刊新聞發行致候に付別紙
取調書及提出候間御査閲相成度候
敬具

民興報

- 一 社名 天津民興報館
- 一 所在地 日本租界旭街
- 一 新聞紙名稱 民興報
- 一 資本金 壹萬元
- 一 發行兼編輯人 天津人劉孟楊 辦伯年
- 一 主義 一面日清兩國邦交、敦睦ヲ鼓吹シ、一面清國々民、警鐘ヲランヲ期シ、民智ノ開化ニ資ス
- 一 本紙發行ノ動機 劉孟楊が民政部侍郎趙秉鈞、幕僚トシテ北京ニアリシ際、日本公使館ヨリ若干資金、補助ヲナスベキ、依リ新聞社設立シナスヘシト、勸誘

アリタルモ北京ニハ有力ナル知人尠ナク其資金ヲ得ルニ容易ナラサルヲ以テ到底其希望ヲ滿タスコト能ハズトナシ昨年北京ヲ辭シ天津ニ歸來有力ナル紳士ヲ勸誘シ洋銀壹萬元ノ資本ヲ得茲、漸ク本紙發行ヲナスミ至レリ

一 劉孟楊ノ經歷及ビ人物 前三四年頃大公報主筆トシテ其名聲ヲ博シ爲メ、當時、巡警局總辦趙秉鈞知ル處トナリ用ヒラレテ同局巡警課長ニ任命セラル後趙總辦民政部侍郎ニ昇進北京ニ轉ズルヤ後任者段芝貴ニ重用セラレ同課長トシテ大其技量ヲ振ヒ効果顯著ナリシト其在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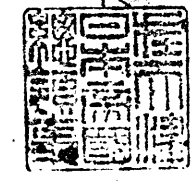
第
2
門

公信第八号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亦日
在天津

外務大臣伯爵小村新太郎殿

總領事小幡西吉



新聞切抜送付件
別紙新聞切抜第一号乃至第二号
及中送付者余中閱覽相成度付段申進具

敬具

主官政務局

第一課

一方天津商務總會機關紙天津商報名
譽總理ニ選バレ公務ノ方ラ大ニ其發
達整理ヲシツ、アリシガ昨年ニ至リ民政
部趙侍郎ヨリ再び其幕僚トシテ北京
ニ招カレ專ラ地方自治制度調査ヲ擔
任シ終ッテ更ラ天津ニ歸リ本報發行
ノ計企ヲナスニ至リ本人ハ公共的事業
ニ盡カスル處斷ナカラズ現ニ天津纏足禁
止會々長、同儉德會々長、同成煙會々
長等ノ名譽職ニテリ最近更ラ國民
勵儉會發起人トシテ其設立ヲ計リツ、
アリ漢文ヲ能クシ特ニ言文一致体ニ巧
シテ品行方正最モ決斷力ニ富ム

其商報ヲ辭シ自ラ本紙ノ發行ヲ計企ス
ルニ至レルハ商報ナルモノハ純全タル商務總
會ノ機關紙トシテ官憲ノ制肘甚ダシク
自各所信ノ主義ヲ貫徹スル事ノ絶望ナル
ヲ知リ斷然該報ト關係ヲ斷ツニ至リシ
モノナリ
同報ハ漸次其業務ヲ擴張シタル上記者
トシテ日本人ヲ聘セン希望ヲ有シ現ニ邦人
一名館外ニ在ツテ各種電報ノ翻譯ヲナシツ
ツアリ

Times, Thursday, Aug. 12, 1909.

THE DANGER TO THE EAST.

THE commercial hysteria which followed and was caused by the commercial foolishness resulting in the overtrading from which we have but now ceased to suffer has given an impetus to that shallow public opinion which regards China as the menace of the East. This country, rightly considered the hope of Asia, is at the same time blamed for the many irritations that exist in trade today. Stupid, unwieldy, unthoughtful (China is judged and condemned by the very virtues which make her the cynosure of all diplomatic eyes, the pride and despair of commercialism, and the victim of both. Her virtues are the scourges used by her enemies, and even her friends to whip her; they are contained in that one sentence of Confucius: "Good government consists in providing enough food to eat, in keeping enough soldiers to guard the State, and in winn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and if one of these things had to be sacrificed, which should go first?—*Sacrifice the soldiers.*" China, in fact, is the great apostle of peace, and because her exclusiveness which, of course, is the cause of her peacefulness, prevents her at once accepting these outside nations, she is blamed as the clog on the wheel of Asian progress.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is hailed as the great progressor of the East, the Asian exponent and teacher of civilisation, the progressive, enlightened, educated

acceptor of the ideas of the West. And this opinion has been formed of her because, surprisingly, she defeated Russia in a sudden war for which she was prepared. Traders out in China—the greatest though most undeveloped commercial country in the world—know the reputation enjoyed by Dai Nippon in trade circles, and here is what one of her own best servants bitterly says: "On what grounds did I meet with so warm a recep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prominent men of the worl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aised Japan because of her military prowess and fine arts. Are not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praising Japan up to the skies on the same ground. If the warm reception I received abroad is based on the feeling that I came from a country known for its military exploits, I must confess that reception is a death blow to our hopes." These are bitter words from Baron Shibu awa, but history confirms their truth.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defeated and held prisoner until his death the greatest soldier of all time; a commercial nation even if it for the moment lacks labour-saving machinery must have a better effect upon its environment than a nation of military pedlars—a name which Japan is daily growing to deserve. China, heavy, stupid, prejudiced, commercial China, stands in the East for all that true civilisation teaches and it is to the unfading dishonour of her rulers that she does not even now wield all power East of Singapore. Japan stands in the rays of the rising sun a menace to all that progress means, an armed menace to peace, a pedlar behind a gun; but she, at least, sees these things, and many years will not elapse, should China still sleep, before Japan can claim her place as a world power by other than force of arms. The crucial moment in the East will come when Japan and China meet on the path of progress.

TIENTSIN, THURSDAY, AUG. 19, 1909.

THE PRINCE REGENT AND HIS ORDERS.

What is wanted at the capital is less declarations and shuffling on all sorts of matters, urgent and otherwise; and more attention to one important thing at a time, until a proper decision has been come to thereon, by the Grand Council and the Prince Regent together.

But, with the present incompetent and irresolute men at the head of affairs; we are afraid that nothing will be done, until a serious impasse arises—and the quicker the better—and then, perhaps, we shall see the advice of some of the more junior but better educated and stronger men taken; who are at present afraid, or not allowed to speak.

Die mit der letzten Post hier eingegangenen japanischen Zeitungen zeigen abermals, daß ein großer Teil der japanischen Presse Deutschland gegenüber eine auffallend unfreundliche Haltung einnimmt. Wir würden es vollkommen begreifen, wenn die japanische Presse bei allen den Anlässen, wo deutsche und japanische Interessen vermeintlich oder wirklich in Gegensatz treten, mit allem Nachdruck für die japanische Sache und gegen Deutschland eintreten. Man würde sich bei uns in solchen Fällen auch nicht sonderlich darüber aufhalten, wenn die japanischen Zeitungen in Vertretung ihrer eigenen Sache eine schärfere Sprache führten, als es durch die Umstände bedingt wäre. Bei solchen Anlässen soll man nicht zu zartfühlend sein und sich vor übertriebener Empfindlichkeit bewahren. Anders liegt die Sache indes, wenn man bei den Japanern auf eine ausgesprochene deutschfeindliche Beurteilung solcher Vorgänge stößt, bei denen Japan wahrhaftig keine eigenen Interessen hat. Marokko kann offenbar den Japanern recht gleichgültig sein, und trotzdem sehen wir, daß in einer ganzen Reihe von Blättern die deutsche Politik in Marokko andauernd entsteht und mit Behagen auf wirkliche oder vermeintliche deutsche Niederlagen hingewiesen wird. Ganz ebenso kann man das beobachten bei dem Urteil über die Dreibundpolitik und die neuesten Vorgänge im Orient. Ja selbst, wenn in Siam die Engländer für sich Vortheile erlangen, wird das mit Gefässlichkeit als eine erfreuliche Niederlage der deutschen Politik hingestellt. Eine derartige Haltung der japanischen Presse scheint uns gerade darum bedauerlich, weil wir der Ansicht sind, daß die Interessen beider Länder sich nicht nur sehr gut miteinander vertragen, sondern auch aufrichtig freund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keine Hindernisse bereiten. Die großen militärischen Erfolge, die Japan auf die Stufe einer Weltmacht erhoben haben, und an denen selbst nach japanischem Zugeständnis deutsche Lehrmeister einiges Verdienst haben, sind nirgend rückhaltloser anerkannt worden als in Deutschland, das auch der raschen kulturellen Entwicklung Japans die größte Achtung entgegenbringt. Wenn trotzdem ein erheblicher Teil der japanischen Presse Deutschland gegenüber eine mißgünstige Haltung einnimmt, so kann man das nur aufrichtig bedauern, und es ist gar nicht zu vermeiden, daß das Echo zurückgegeben wird, wie es in den Wald schallt. Auch auf deutscher Seite wird man den deutschen Standpunkt naturgemäß vertreten, wenn Gegensätze zwischen Japan und Deutschland auftauchen, aber in Deutschland hat man es bisher bei allen Streitfällen, die Japan mit andern Nationen hatte — wir erinnern nur an die Frage der Stellung der Japaner in Amerika — sorgsam

vermieden, in einer für Japan verletzenden Weise Partei zu ergreifen. Man sollte meinen, daß es nur ein gerechter Ausgleich wäre, wenn auch die japanische Presse darauf verzichtete, solchen Vorgängen, mit denen Japan unmittelbar nichts zu tun hat, systematisch eine für Deutschland unfreundliche Seite abzugewinnen und Vorgänge, an denen Deutschland beteiligt ist, voreingenommen und parteiisch zu beurteilen.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en gé-
néral. Il décida la fondation de banques
nationales, motifs que lui venait l'idée
d'user du même moyen pour retirer de

la circulation le papier-monnaie émis
par lui et déjà parvenu à un chiffre
considérable. En 1872, fut publié sur
les banques nationales un règlement
qui n'était que la reproduction du sys-
tème régissant les banques nationales
des Etats-Unis de l'Amérique du Nord
et portant que les billets mis en cir-
culation par elle seraient remboursables
en numéraire. Quatre banques nationa-
les acquirent de ce règlement. Mais
cette réforme occasionna pour l'adminis-
tration des frais énormes en même
temps qu'elle dépréciait le papier-mo-
naie convertible par rapport aux spé-
cies métalliques. Il fut donc impossible
de continuer la conversion.

A ce moment un projet nouveau vint
compliquer la situation déjà embarras-
sée. Il s'agissait d'une réforme portant
sur le mode de rémunération des sei-
gneurs féodaux Kazoku et leurs vassaux
Shizoku. La création d'une dette publi-
que appelée Kimoku-Kosai (rente créée
pour rachat des pensions des seigneurs
féodaux et de leurs vassaux) d'un to-
tal de 170,000,000 de yens fut décidée.

Le Gouvernement tenta une réforme
du règlement des banques nationales,
tandis qu'il adoptait l'échange des bil-
lets de banque contre le papier-mo-
naie qu'il émettait lui-même en prenant
pour base les titres de la dette publi-
que. De là l'objet du nouveau règle-
ment publié au mois d'août 1876, qui
fut augmenté en très peu de temps le
nombre des banques nationales exis-
tant déjà de cent trente-trois.

Mais une difficulté surgit. Quoique
convertibles en papier-monnaie d'Etat,
les billets émis par les banques nou-
velles furent, en réalité, inconvertibles.
La raison en était que les billets de
banques se dépréciaient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s'accroissait le nombre des
banques.

Mis en garde par ce fait, le Gouverne-
ment, à partir de 1880, loin d'autoriser
l'établissement de nouvelles banques
nationales décida l'adoption de mesu-
res énergiques pour assurer une forte
stabilité au système des billets con-
vertibles. Dans le même but, il appor-
ta, en 1883, un amendement aux ré-
glements des banques nationales.

LE COURRIER DE TIENTSIN

LES BANQUES JAPONAISES

Le Japon, qui compte aujourd'hui
parmi les premières puissances finan-
cières, qui rayonne par ses agents
nationaux et étrangers dans tous les
pays étrangers, est devenu cependant
fermé aux grandes opérations finan-
cières jusqu'en 1872.

C'est seulement au mois de novem-
bre de cette dernière année que la
publication d'un règlement sur les ban-
ques nationales ouvrit un champ plus
large d'action aux affaires de banque
japonaises.

Bouleversant l'état féodal du Japon,
la restauration de Meiji élargit le cercle
de son commerce jusque là très res-
treint, en même temps qu'elle donnait
l'essor aux banques qu'avaient rempla-
cées jusqu'alors des maisons de com-
merce, semblables aux banques actuel-
les, à qui le gouvernement Shogounal
confiait les affaires de droit et de taxes
en même temps que le soin de fournir
du numéraire aux seigneurs féodaux.

Depuis la promulgation de la loi
relative aux Banques nationales, le
nombre des établissements de ce genre
s'est multiplié, acquiesçant avec une
organisation complète la faculté de
répondre à tous les besoins de travaux
et entreprises agricol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Tous ces établissements, selon que
l'on considère la nature de leur fonc-
tion ou le but de leurs opérations, se
divisent en deux catégories distinctes;
d'un côté, les établissements fondés
sous l'empire du règlement général
des banques, pour suffire à un besoin
de crédit financier qui se faisait sentir
partout, mais surtout dans les affaires
commerciales; d'un autre côté, les
établissements basés sur la loi toute
spéciale des banques pour être simple-
ment des instruments de crédit en ma-
tière de travaux ou entreprises par-
ticulières.

La grande préoccupation du gouver-
nement central, établi après la restau-
ration de Meiji, lui vint des finances.
Dans le but d'organiser le crédit pour

Alors leur fut enlevé le privilège d'émettre des billets et l'on prit même toutes les mesures possibles pour le rachat de ceux qu'elles avaient émis. Tandis que ceci se passait pour les banques nationales les Banques privées et

les Sociétés commerciales, libres de la surveillance des règlements impériaux, se multipliaient dans une merveilleuse expansion. En 1884, on comptait 954 établissements de ce genre; leur nombre ne s'arrêtera pas là. Jouissant d'une liberté entière, ces banques se fondaient comme elles l'entendaient, n'ayant maille à partir avec le gouvernement, qu'au cas où leurs statuts se trouvaient en désaccord avec les lois et règlements. Dans ce cas, le Préfet leur opposait le veto du Gouvernement.

Cependant, l'influence des banques particulières sur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u pays augmentait de jour en jour. Leur direction ne pouvait être laissée au hasard ou abandonnée entre des mains inhabiles.

Aussi, le Gouvernement, au cours de l'année 1890, publia deux règlements, l'un concernant les banques en général, l'autre, les banques d'épargne. Tous deux furent en vigueur depuis 1893 en même temps qu'une partie du droit commercial.

Dès les premiers temps de leur fondation, les Banques nationales furent, aussi bien que les banques privées, un instrument financier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Même la plupart d'entre elles se transformèrent en banques privées à l'expiration de leur privilège. En février 1899, toutes les banques nationales avaient disparu dans le pays. Ainsi donc, il n'est plus aujourd'hui aucune différence, soit au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soit au point de vue légal, entre les anciennes banques nationales et les banques privées que régit une même législation.

Banques nationales, banques privées, tels sont les deux grands moyens de centralisation financière que possède le Japon. En dehors apparaissent un grand nombre d'établissements de crédit, isolés des banques, et par le but particulier qu'ils se proposent et par une législation toute spéciale.

En février 1880, alors que les ennemis suscités aux banques nationales par le nouveau règlement rendaient les opéra-

En butte au mauvais vouloir du gouvernement, qui lui refuse d'émettre des billets couvrables, elle semble destinée à périr.

Mais, dirigeant d'un autre côté ses capitaux, elle se donne aux affaires de change et à la négociation des effets étrangers qui lui assurent une vitalité de jour en jour plus virile et plus forte. Et sa nouvelle organisation, différenciant ainsi que la nature de ses opérations, d'une banque nationale, elle en profite pour se soustraire aux règlements des banques nationales et par là-même acquiert, en même temps qu'une liberté plus grande, une plus grande facilité d'opération. Le gouvernement ne tarde pas à reconnaître cette indépendance de la Yokohama Specie Bank et publie, pour elle, en juillet 1887, les règlements qui la situent complètement à part des banques nationales.

Aujourd'hui, la Yokohama Specie Bank est un des établissements les plus considérables du monde.

Il a à sa tête un des hommes qui ont le plus contribué à la fortune moderne du Japon: le baron K. Takahashi, qui fut le représentant financier du Gouvernement Impérial en Europe, à la conclusion de la paix avec la Russie, c'est-à-dire au moment extrêmement difficile où il s'agissait pour le Japon de conclure heureusement les emprunts nécessaires à la vie économique nouvelle qui s'ouvrait pour lui.

La Yokohama Specie Bank a, à Lyon, une importante succursale, dirigée par M. Ono, un Japonais fort distingué, qui a fait toutes ses études en France.

La Yokohama Specie Bank est à la veille encore de développer ses affaires avec l'étranger par la création de nouvelles succursales. A ce sujet, un administrateur de cet établissement a récemment fait une tournée en Europe, en Amérique, et dans l'Inde. La banque se propose, pour commencer, d'établir ses premières succursales à Rangoun, Singapour, Montréal ou Vancouver, et Seattle, ainsi qu'en Australie.

R. I.

第二門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接受

公信第八号

主官政務局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

月二十日

在天津

總領事小幡西吉

西吉



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壽太郎殿

新聞切板送付ノ件
別紙新聞切板第二号乃至第二八号及
御送付其余中覽覽相成度以候申進具

敬具

外務省に送る

第一五〇九五

第一課

要付了

1/2

but it is equally weak to buttress them up with claims of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which is nonexistent.

"The 'Times' assumes grave responsibility in giving publicity to such an article the meaning of which is as unmistakable and as clear to China as to ourselves.

"The intentional omission of any reference to China's undisputed and sovereign rights or very reasonable fears of Japanese intentions in almost blind support given to the policy attributed to Japan will doubtless deceive many 'Times' readers, though to others who have informed themselves as to the larger bearings of question the omission can but strengthen their sympathy with China in her attempts (not always wise and discriminating perhaps) to stem the tide of Japanese expansion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Your Correspondent seems to forget that other nations, primarily America, will not allow sentiment or heroic references to Japan's expenditure of 'blood and treasure' to override treaty obligations.

"We cannot but hope that your Correspondents well-known sentiments are causing him to burden Japan with a policy to which she will not be a party.

"If the secret Peking Protocol of December 1905 is so to modify the Portsmouth Treaty of Peace, the China and Japan Treaty and Anglo-Japanese Treaty Alliance as to give Japan the right to veto all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Mongolia, then the absorption of Eastern Mongolia by Japan i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Central News.*

JAPAN IN THE NORTH.

Messrs. Pauling & Co.'s Letter to the "Times"

(Special Telegram.)

London, August 19.

The following letter appears in the "Times" signed for Pauling and Co. by Mr. Scott, the Secretary.

26, Victoria Street, Westminster.
"Y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s article in your issue of August 12 is fraught with most serious statements and implications, which if substantiated might lead to international complications which hitherto our Government's intention seems to have been to avoid at all costs.

"There seems to us but on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hole article and that is that it is nothing less than a justification for Japan to assume full control of all railways in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xercis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in this territory.

"In other words the article justifies Japan in a policy which can have but one object, namely, annexation.

"By implication your correspondent even goes so far as to saddl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th the grav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prepared to support Japan in such a policy.

"To argue that the proposed Chinchau-Asitsihar Railway would be a formidable competitor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by diverting therefrom the whole European of traffic is unworthy of the pen of y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who must be fully aware of the heavy freight charges inevitable over such an enormous distance which would prohibit any European Transiberian traffic worthy of the name, and that such lines depend principally on traffic created by opening up new areas to emigration and cultivation. The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contentions are doubtless weak enough supports of y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s argument,

CHINESE RAILWAY LOANS.

New Agreement Gives America One Fourth of Disputed Loan.

("P. & T. Times" Correspondent.)

Peking, August 20.

Mr. Willard D. Straigh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merican group of financi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Hankow-Szechuen railway loan, arrived here last evening.

The formal signing of the loan agreement, which allows American participation, is expected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The loan is for £6,000,000 sterling to be divided equally between the America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groups.

In the negotia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represented by Grand Councillor Chang Chih Tung and His Excellency Liang Tun Yen, President of the Wai-wu-pu. Mr. Fletcher, acting American Minister acted for the American financiers until the arrival of Mr. Straight. The German, English, and French Banks have been represented by their respective managers.

American and German engineers are to be engaged on the Hankow-Szechuen section, while British and French engineers will be employed on the Hankow-Cantou line.

The amicable conclusion of this dispute is regarded as a triumph for American diplomacy. Mr. Fletcher i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America's participation. He handled the matter with great tact and firmness.

pursuing is in effect very like that old fault of the Dutch, "of giving too little and asking too much." And the history of the Fakumen railway has not been forgotten in this country; nor is there any visible sign at present that our allies have discovered that it would be wise to be somewhat more moderate and conciliatory in their aims. Our own Foreign Office has remained loyal to the agreement, in a manner altogether admirable, but not always, perhaps, most advantageous to purely British interests; it would be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it has always received similar loyalty in return. And it would be well for the Japanese to recollect that immediate gain is not always ultimate advantage, and that a treaty presupposes loyalty on both sides.

Tientsin, Saturday, Aug. 21, 1909.

BRITAIN, CHINA, AND JAPAN.

THE Chinese railway problem grows more and more entangled. It has now been for some time quite evid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ers intend to take part in the next loan. Germany will not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any Chinese business that may be going. Belgium may want her share. And Japan, which has not earne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oo moderate in her Chinese and Eastern Asiatic policy since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has also her claims for consideration. In the form almost of a round game, which sometimes becomes a not very dignified politico-industrial struggle, some very definite questions will be decided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next year or two; and there are many who are beginning to wonder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our own Foreign Office are quite adequate to the situation. British interests in China are, after all, larger and of older standing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They should be backed up, as far as possible, by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under Sir Edward Grey has shown every desire to do so. But the methods of our Japanese allies have before now proved a source of some embarrassment; the policy they are

LA CHINE ET LES PUISSANCES

Un nouvel assaut menace la Chine: mais combien débonnaire! Il n'est plus question aujourd'hui du partage de cet immense territoire et les pied-à-terre, que chacun s'y était réservés, continuent de périliter lamentablement. Non, c'est à qui s'empresera de confier son épargne à la Chine. L'Angleterre, l'Allemagne, la France, les Etats-Unis, la Belgique et la Russie se pressent à l'envie et c'est à celui qui fera les conditions les meilleures. On l'adjure, on la supplie d'accepter quelques misérables millions; au besoin, on parle haut, mais ce n'est pas vis à vis d'elle, c'est simplement à l'égard d'un concurrent trop pressé, tout comme au guichet d'une gare ou d'un bureau de poste. Ah! l'on se garde bien de s'exposer à mécontenter la Chine par une tentative d'intimidation. La manière forte n'ayant pas réussi jadis, les canons, les bataillons et les flottes n'ayant donné aucun résultat, il en est résulté quelque respect pour cet empire moribond qu'on n'avait pu entamer.

Mais surtout, il faut vivre: une brouille, un froissement ont des conséquences terribles dans ce pays où les règles de la civilité puérile et honnête sont des règles sociales imprescriptibles. C'est le boycottage ouvert ou dissimulé, c'est tout un marché qui se ferme sans qu'on puisse savoir s'il se rouvrira, sans qu'on puisse espérer en forcer la porte à coups de canon, car en dehors de l'inertie chinoise que nul n'a pu vaincre, il y a les concurrents qui ne le permettraient pas. Or dans l'état actuel des choses, on ne peut se lancer dans d'aussi redoutables aléas. Il faut vivre, je le répète, il faut trouver des marchés pour écouler ses produits et les conserver jalousement.

Mais économiquement, il y a encore des régions que l'on préfère à d'autres. Pour les Anglais, la vallée du Yang-Tze est de celles-là.

Mais les compétitions commerciales ne connaissent pas de telles nuances et la Russie, qui a besoin de prendre pied à Han-Kéou, s'y emploiera, n'en doutons pas, de tous ses moyens. Le meilleur, certes, est de se concilier le géant par des présents, au lieu de l'irriter par de stériles discussions POST MORTEM POSSIBILITIS, comme on a fait si longtemps.

De toutes les nations concurrentes, il semble que ce soient les Etats-Unis qui sont en ce moment le mieux en faveur aussi bien près de la Cour de Pékin que dans l'ensemble du peuple chinois.

Il n'est pas nécessaire de jouir d'une vue perçante, d'une perspicacité exceptionnelle pour découvrir que les hommes les plus considérables du Céleste empire éprouvent une sympathie ouverte pour l'Amérique et une grande admiration pour la forme de son gouvernement. Il n'est pas jusqu'au système financier de la République qu'ils ne cherchent à prendre comme modèle. Toute la Chine montre une inclination manifeste à multiplier les relations maritim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avec les Etats-Unis.

Ces conditions favorables sont pleinement appréciées par les capitalistes et les commerçants américains qui voient en elles la possibilité d'une gigantesque extension de leurs intérêts en Extrême-Orient. Mais ce furent avant tout les politiciens, des

hommes comme le sénateur Beveridge et le grand orateur John Barrett qui montrèrent le chemin de la terre promise, de la terre d'or vers les mers de l'Ouest.

L'action du Président Taft a été considérable dans ce mouvement et les deux nations se félicitent de le voir

Voilà pourquoi nous assistons à ce spectacle étrange et un peu ridicule. Il y a lieu de remarquer que l'énigmatique Japon se tient en dehors de cette frénésie où il sait bien qu'au fond il n'y a pas grand chose à gagner, car la Chine astucieuse, qui a déjà fait ses preuves, ne va pas manquer de tirer avantage de ces compétitions diverses.

En ce moment, la lutte des puissances se circonscrit autour des che-

mins de fer d'Han-Kéou. Cela est logique d'ailleurs, car il suffit de regarder une carte géographique pour se rendre compte que cette ville est appelée à devenir, dans un avenir proche, la capitale commerciale de la Chine.

C'est la Russie, la dernière venue dans ce concert de financiers complaisants. Il est, du reste, assez étrange de l'y voir, elle qui doit tant d'argent à tout le monde. Mais la question lui semble tellement d'importance qu'elle s'est risquée à braver quelques froncements de sourcils de ses créanciers. L'intérêt pour elle est majeur. L'échec de ses plans grandioses en Mandchourie, qui ont pris fin sans gloire, lui fut moins sensible que ne lui serait la porte fermée au centre de la Chine, car c'est de là qu'elle tire, c'est par Han-Kéou que passe, la majeure partie de l'immense quantité du thé nécessaire à sa consommation.

Son apparition dans la vallée du Yang-Tze n'ira pas toutefois sans quelques murmures, car l'Angleterre est toujours disposée à considérer cette région comme son propre et exclusif domaine commercial.

Certes les temps sont changés, on n'en est plus à l'époque où les nations étrangères marquaient gaiment : sphères d'influence, sur la carte de Chine, et observaient attentivement que personne n'ait le mauvais goût de s'introduire sur la partie réservée.

à la Maison Blanche. Ses discours, quand il était secrétaire à la guerre, et ses actes depuis qu'il est le premier magistrat de son pays, ont tous tendu à créer entre la Chine et les Etats-Unis des sentiments de mutuelle bonne volonté qui sont si essentiels au succès des entreprises commerciales de nation à nation.

Tous ces efforts combinés ont amené une intimité de relations vraiment remarquable qui se fait sentir dans la plupart des actes de la Chine. Les télégrammes de ces temps derniers nous ont fait voir quelle préférence elle montrait pour le choix des établissements d'instruction de ses futurs hommes politiques, industriels ou commerçants.

Naturellement les journaux de New-York s'enorgueillissent des résultats, tout autant d'une politique avisée que d'un heureux concours de circonstances, et leur ton est volontiers plein de morgue à l'égard des autres nations qu'ils considèrent volontiers comme étant dans une position défavorable. Cette jactance explicable chez ce peuple jeune, fier de son extraordinaire développement, paraîtra présomptueuse à qui connaît l'Histoire et ses subits revirements de fortune.

Les Etats-Unis plus que tous autres auraient tort d'oublier qu'en traversant le Pacifique pour aborder les côtes de Chine ils rencontrent un immense groupe d'îles qui s'appelle le Japon.

Dans toutes ces surenchères financières ou autres, lui seul n'a pas parlé. On aurait tort de croire que c'est parce qu'il n'en possède pas le moyen. En vérité son attitude est énigmatique et son silence inquiétant.

Paul Green.

A company of native infantry was lined up on the platform as guard of honour. There was also a squadron of cavalry in attendance. Mr. Fairbanks, and Mr. Butler were driven to the Vice-regal Yamen in H. E. Tuanfang's state carriage under escort of the squadron of cavalry.

Mr. Fairbanks had an interview with the Viceroy, which lasted about an hour. The reception over, Mr. Fairbanks drove to the settlements in the Viceroy's carriage, accompanied by a mounted escort.

On Friday at 11 a.m., H. E. Tuanfang, accompanied by H. E. Tsai, Haikwantao, Mr. Wan-Bing-Chung and Colonel Tsai-Ting-Kan, paid a return call on Mr. Fairbanks at the U. S. Consulate General; Mr. Butler being also present.

At one p.m. on Friday, the Viceroy attended an official tiffin given in honour of Mr. Fairbanks and party. Among the guests present besides the Viceroy and Mr. and Mrs. Fairbanks were, Taotai Tsai-Haikwantao, Colonel Tsai-Ting-Kan, Mrs. Barnett, Vice-Consul-General Butler, General Chang, Mr. Wan-Bing-Chung, Colonel Tsai-Ting-Kan, Dr. Lowry, and several high Chinese military officers from Peking. There were eighteen guests in all. After tiffin, the Viceroy showed the party his priceless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Egyptian antiques which H. E. had caused to be displayed specially for Mr. Fairbanks. The Viceroy presented the latter a copy of the catalogue of his collection of bronzes as well as with a rubbing from an Egyptian tablet. Mrs. Fairbanks and Mrs. Barnett also received a copy of the catalogue.

Mrs. Fairbanks and Mrs. Barnett called on Mme. Tuan, the wife of the Viceroy. The proceedings concluded with a photographic view being taken of the whole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Mrs. Barnett, escorted by Mr. Butler, left by the afternoon train for Peking.

A reception was held on Friday at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t 5.30 p.m. when all the local Americans were given an opportunity of meeting Mr. Fairbanks. This function, quite an informal one, was largely attended.

The
Sunday Journal
23-8-09

Mr. Fairbanks.

Mr. Charles Warren Fairbanks arrived at Tientsin on Thursday afternoon from Peitaiho, a special car being added to the mail train for his accommodation. With him were Mrs. Fairbanks, Mrs. Barnett, wife of Colonel Barnett, commanding the U.S. Legation Guard at Peking and Dr. H. H. Lowry. Mr. Fairbanks, ex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Mr. Roosevelt's tenure of office, is on a tour round the world with Mrs. Fairbanks. They visited Japan and spent six weeks at Peitaiho. They intend making a two weeks stay at Peking. From the Chinese capital they will travel to Hankow by the Peking-Hankow railway line, and thence proceed by steamer to Shanghai.

The private car, conveying Mr. and Mrs. Fairbanks from Pei-tai-ho to Tientsin, was put at their disposal by H. E. Tsai, Haikwantao.

Mr. Fairbanks and party were met at the Tientsin settlement station by Vice-Consul General Hamilton Butler, in charge of the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at Tientsin. There were also present several prominent local American residents. Mr. Fairbank's party drove to Dr. Peck's residence where they stay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ir visit to Tientsin.

Mr. Fairbanks, and Vice-Consul General Butler went on to the city station where they were met by H. E. Tsai-Shao-Kie, Haikwantao, Mr. Wan-Bing-Chung, the new Co-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Foreign Affairs, and Colonel Tsai-Ting-Kan. Mr. Wan Bing Chung was formerly with Viceroy Tuanfang at Nanking.

Among the guests present at the reception given by Vice Consul General Butler to Mr. and Mrs. Fairbanks were Mr. and Mrs. F. L. Cole, Mr. and Mrs. W. H. Adams, Mr. and Mrs. Harry B. Fowler, Mr. and Mrs. E. C. Lemunyon, Mr. and Mrs. C. H. Williams, Dr. H. H. Lowry, Dr. A. P. Peck, and Messrs. W. L. Carney, W. B. Haughwout, L. O. McGowan, Clarence Clowe, Charles Coltman, M. A. Bassity, E. K. Lowry, M. T. Peck, John Williams, R. S. Hall, R. M. Hersey, J. S. Woodward, E. W. Hogg, R. H. Chandless, E. F. Harington, and Mr. Dobbins.

Mr. Fairbanks delivered a short lecture yesterday morning before a school in the native cit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left on the evening train for Peking, with Mrs. Fairbanks and Dr. Lowry and Vice Consul General Butler. He will spend some time in Peking, where he will be received and entertained by the officials of the Foreign Office and the Prince Regent, and will then proceed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by wa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In Peking, he will be the guest of Colonel and Mrs. George Barnett, American Legation Guard.

Yesterday, at 11 a.m. Mr. Fairbanks delivered an address to the students of the First Private Middle School, near the South-West gate.

Mr. and Mrs. Fairbanks left for Peking by the 3.38 p.m. mail train. They intend remaining two weeks at the capital.

Mr. Fairbanks is to be received in audience by the Prince Regent. He will also be received officially by the members of the Wai-Wu-Pu.

Mr. Fairbanks' visit to China is quite unofficial and we are able to state, from an authoritative source, that his tour through China is in no way connected with matters of education. He has not come to China to investigate educational methods.

course it says that the most expert opinion—derived from long years of residence—is that a critical position of affairs may well be approaching not only in China, but generally in the Far East. This may run counter to the general impression that everything seems quiet, but the calm is ominous.

The Japanese show no signs of relaxing their position in Manchuria beyond announcing good intentions, and the Waiwupu is very busy, principally with Japanese questions and British ones, the latter, however, not connected with *la haute politique*. The Chinese are watching with much more than usual interest all political movements in Europe, as they realise very fully that a general imbroglio there leaves the Japanese a completely free hand, which they sus-

pect will be used to put pressure on them. Their point of view is that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get any assistance in their Japanese questions from Great Britain. Already questions are arising as to what will be the fate of that compact when the time for renewal comes. Of course, it is far too early to get any definite guide, as anything may happen during the next few years, but many suspect that announcement from Vienna—which was so promptly denied—was not absolutely without foundation. Why, it is asked, is so much being made in Ger-

Tientsin, Monday, Aug. 23, 1909.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evident t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Diplomatic friction and excitement in Peking, growing suspicion between Manchu and Chinese, obstructive tactic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irresponsibility of the Wai Wu-pu and the appointment of incapable young Princes to positions of trust are some of the factors of disturbance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His Highness the Prince Regent has not "made good." The obstructionists are not being held in hand by him and his sympathies are more Manchu than Imperially Chinese. The result is a Palace intrigue that effectually prevents the conduct of either internal or foreign affairs. The Wai Wu-pu—the Regent's chief lieutenant—i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n aged official whose interest in it for many years has been most perfunctory. Although its members are the most enlightened, loyal and sincere officials in China, this lack of strength at the fountain head is coming perilously near to causing international complications, for important letters remain unanswered and Governments with interests in China are publicly snubbed. The London "Standard" a week or two ago published an interesting article on China, which i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In its

the criticism of their national credit, and in these loan matters it is quite clear that both the German agents and the German Legation have acted with conspicuous acumen and tact.

It is difficult to say how much more money should be lent on Chinese credit. Railway loans are not yet unpromising, but what we have got to remember, after all, is that practically all the loans are on Chinese credit, and little more. Of course, it is all very well for prospectus purposes to say this is pledged and that is mortgaged, but what does it amount to? If we ever have to take up our pledges or foreclose our mortgages, what could we do with them when we had got them? Attempting to realise them would mean our having to take over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n we do that?

The new Anglo-French-German loan is made on the lines which suits the Chinese: no Great Power preponderates in it; all are liable to have jealousies, and each of them may possibly be a quantity utilisable by China.

many of the Japanese Princes, Kuni, Nashimoto, and Zamashino, none of very special note? Why was the German Ambassador, Herr von Mumm, one of the ablest and most esteemed of the younger German diplomatists, brought to Berlin when they were there? Why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do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ind that Sir Claude Macdonald's urgent private affairs call him to its side?

It is, too, very clear that Germany is cleverly using her influence at Peking. British policy is regar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unsympathetic. This may be partly due to the multiplicity of commercial requests which have to be pressed, and, while the Chinese might admit that they have themselves been perhaps somewhat to blame, that does not make them any more willing to meet enormous demands or have much respect for claims founded on concessions and contracts obtained, in some cases, under circumstances legitimately open to criticism.

The recent loan troubles have not inclined China to help British trade. An advertisement was issued recently calling for contracts for German locomotives. There was a British protest. The answer was: "Money we have borrowed in England we many have to spend in England; money of our own—which this is—we shall not spend in a country whose people deliberately endeavour to destroy our credit." Doubtless, the Chinese feel

六打
八打

第
門

第
號

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六日

機密 第三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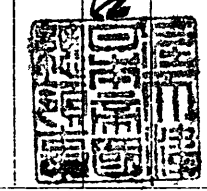
警務局

第一課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廿七日

五五

總務課 少輔 西吉



少輔大臣伯島村壽吉印

法國王族の新聞紙三張を調査
文行公提出件

駐天津日本総領事館

七月廿日印刷、上田村五成生法國
王族の新聞紙三張を調査、七月十七日
天津、御其後新聞紙三張を調査、
一、廣利、二、廣利、三、廣利、
如く調査、四、廣利、五、廣利、
六、廣利、七、廣利、八、廣利、
九、廣利、十、廣利、十一、廣利、
十二、廣利、十三、廣利、十四、廣利、
十五、廣利、十六、廣利、十七、廣利、
十八、廣利、十九、廣利、二十、廣利、
二十一、廣利、二十二、廣利、二十三、廣利、
二十四、廣利、二十五、廣利、二十六、廣利、
二十七、廣利、二十八、廣利、二十九、廣利、
三十、廣利、三十一、廣利、三十二、廣利、
三十三、廣利、三十四、廣利、三十五、廣利、
三十六、廣利、三十七、廣利、三十八、廣利、
三十九、廣利、四十、廣利、四十一、廣利、
四十二、廣利、四十三、廣利、四十四、廣利、
四十五、廣利、四十六、廣利、四十七、廣利、
四十八、廣利、四十九、廣利、五十、廣利、
五十一、廣利、五十二、廣利、五十三、廣利、
五十四、廣利、五十五、廣利、五十六、廣利、
五十七、廣利、五十八、廣利、五十九、廣利、
六十、廣利、六十一、廣利、六十二、廣利、
六十三、廣利、六十四、廣利、六十五、廣利、
六十六、廣利、六十七、廣利、六十八、廣利、
六十九、廣利、七十、廣利、七十一、廣利、
七十二、廣利、七十三、廣利、七十四、廣利、
七十五、廣利、七十六、廣利、七十七、廣利、
七十八、廣利、七十九、廣利、八十、廣利、
八十一、廣利、八十二、廣利、八十三、廣利、
八十四、廣利、八十五、廣利、八十六、廣利、
八十七、廣利、八十八、廣利、八十九、廣利、
九十、廣利、九十一、廣利、九十二、廣利、
九十三、廣利、九十四、廣利、九十五、廣利、
九十六、廣利、九十七、廣利、九十八、廣利、
九十九、廣利、一百、廣利、

姓名	主 義	持主・主任	主 筆	
世澤官報 (法文)	摺要論旨等 官報ノ宣布 ス	直隸省官報 袁祚麐 主任トス	唐蓮生	袁世凱直隸總督 「摺要」收「奏議」上 諭公曉示達法條ヲ 主トシテ宣讀シ同業 通事等ノ記載ハ發行 ナシ
法政學報 (法文)	法政ノ研究ニ 表 祚麐	吳興讓 徐仲華	發行數五万余	
大公報 (法文)	常ノ露國奥味ヲ 帶ヒテ近事ヲ 報シテ意見ヲ表ス 進歩主義ヲ主 張論ヲ主	將式組織トシ 英欽之主任トス 之ヲ主筆ス	英欽之	英欽之 「大公報」流ノ弊アリ 海外内地ニ「報」ヲ 「英欽之」新ニリ以テ 五十年創立ニ發行數 約五万ト稱ス
天津時報 (法文)	進歩主義ヲ標榜 之傍ニ商業發展ヲ主 張ス	方 若	方 若	從前日本ニ主筆アリ 多數讀者アリ「報」ヲ 主筆「英欽之」發行數 五万ト稱ス
中外實報 (法文)	他國人ノ稱美シテ 多ノ新報ニ比 事録録	楊樹勳 王士濬	駐天津日本總領事館	發行數 子由分
高 報 (法文)	天津商務總會 ノ稱美「高報」ヲ 主筆ス	劉仲若 王 云 孫 顧 孔 常		發行數五万四千
忠言報 (法文)	天津商務總會 ノ稱美「忠言」ヲ 主筆ス	孫 頌 楊 建 元		發行數九万計
時 報 (法文)	下等ノ新報アリ 時報ニ主筆ス 主筆トス	名義人 佐藤鉄治郎	李大義	發行數六万七千
民衆報 (法文)	民論ノ代表トス ヲ宗旨トス	劉 正 揚	劉 正 揚	發行數約五万

